

# 卷十六

書名 尚書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孔安國 傳,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十六  
 內容分類 經 書 唐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097700

## 尚書註疏卷第一

### 漢孔氏序

### 唐孔穎達疏

尚書序

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特代并  
 叙為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為音疏曰正義

本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  
 中寂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

言於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  
 其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

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  
 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之言不盡意是言

也則書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  
 音書也則書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

皆書者廢也以其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  
 經六籍皆書者廢也以其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097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尚書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3038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







尚書註疏卷第十六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

多士第十六

周書

成周既成

洛陽下都遷殷頑民傳殷大夫士心不則

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測非近附近之近周

公以王命誥稱成王命告令之作多士

多士傳所告者即衆士故以名篇疏成周至多士正義曰成

五十五卷第十六



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今居此邑頑民謂  
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  
此衆士言其須遷或有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命誥  
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為洛陽也  
洛邑為王都故謂此為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  
道故名此邑為成周○傳殷大至誨之○正義  
曰經云商王士殷清多士皆非在官謂之頑民  
以經云迪簡在王廷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  
為王官以為大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  
也士者在官之摠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  
經云移爾遐逝比事引之以解釋頑民之意  
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  
為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為三國計二國  
俱是從叛何獨邶鄘在殷畿三分  
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為士其名不

類故孔  
意不然

###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傳周公致政明

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疏惟三

王士○正義曰惟成王即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  
於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  
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傳周公至衆士○正義曰  
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  
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即政此篇繼王居洛之  
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  
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公自王  
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  
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傳  
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傳  
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弗弔旻天大

降喪于殷傳種人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

旻天下喪亡於殷傳○弔音的旻天上閔中反仁覆愍

也方言降喪改稱旻天傳下謂之旻馬云秋曰旻天秋氣殺

也愍眉隕反長息浪反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傳言

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王罰勅殷

命終于帝傳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周

於帝王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傳天佑我故

汝眾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弋

徐音翼馬本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傳惟天不與言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

位乎必利反下同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

天明德可畏之效如字為于偽反畏疏王若至明畏○

王命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餘之眾士汝殷家

道教不至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喪亡於殷將

欲滅殷我有周受天命祐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王

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帝王之事謂使我

周家代殺為天子也天既助我周王故汝眾士來為

我以臣由天助我我為天之非我小國敢取殷之命

以是為已輔弼我若其不然我信無堅固於治者

言此位天自與我非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惟

效也亦既得喪傳順其至在下○正義曰順其殷亡



之事稱王命以言之從紂之臣或有身已死者遺餘  
在者遷於成周故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文皆  
是順之辭○稱天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  
弔謂殷道不至也以理也天有多言獨言旻天者旻  
不稱天以愍下言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至  
也旻天曰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天命至帝王  
一故正義曰天命周致王者之誅謂奉上天之命至  
無道之王此乃王者之事故為王者之誅○天命至  
也正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而歸於周○終周於  
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而歸於周○終周於  
至天命○正義曰肆訓故也直云故爾多士辭無所  
結此經大意敎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衆士言其臣  
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戈為取也鄭玄王肅本弋  
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  
汝殷之王命雖訓為驅亦為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  
稱小國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



**傳**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政不之逸樂故天

下至戒以譴告之○樂音洛下同譴棄戰反嚮于時夏弗克庸

**大淫泆有辭傳**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背棄桀不

能用天戒大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特夏絕句馬以時

字絕句嚮許亮反泆音逸又作佞註同惟時天罔念

馬本作過也背音佩行下並反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

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天命下致天罰乃命爾先祖

**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傳**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

治四方○甸徒我聞至四方○正義曰旣言天之

治四方○甸徒我聞至四方○正義曰旣言天之

諭之我聞人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  
 夏王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  
 天下災異至戒以譴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為  
 善是天歸鸞於是夏家不肯棄之而夏桀不能用以  
 之明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為過逸之行致有惡辭以  
 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  
 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祚也下致天罰  
 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  
 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湯與以警之○  
 言上至告之○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攝天之愛民  
 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  
 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為政  
 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至此至戒以  
 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  
 下戒惟下災異以譴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脩德  
 政耳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懼惟是至天  
 有辭○正義曰桀惡流毒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  
 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

天不變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  
 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  
 命知降致是下罰也廢大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

**恤祀** 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

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上時掌反 亦惟天丕建保

**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溥** 湯既革

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主皆能憂念祭祀

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

**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傳後嗣王

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况曰其有聽念



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傳**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為敬暴亂甚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傳**惟是紂惡天不安之

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誅○喪息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傳**惟天不與不明

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

言皆有闡亂之咎○自成至干罰○正義曰既言命

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華夏又說後世皆賢至紂始

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

大立安洽有殷殷家諸王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

天道者無不皆配天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久為

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

於天猶且忽之况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國

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失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

民為敬以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

之所為下告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

人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

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

惡而見滅故何以不服我也○自帝至社稷○正

義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

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僻王

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

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

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齊肅恭敬故言憂

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為天下之主以

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禮易既至德澤○正義曰

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

及後人湯既華夏亦惟天大立安洽於殷者謂天安

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

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  
德也。○言紂至亂甚。○正義曰。○天也。號令於民是布  
紂大過其愆過無顧於天言其縱心為惡不畏天也  
無能明民為敬言其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與顯民祗共  
不愛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祗共  
蒙上罔文故傳再言無也。○惟天至之辭。○正義  
曰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紂不  
明其德故天喪之因即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  
謂諸侯有土之君其為天所喪滅者無非皆其惡辭  
聞於天乃為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聞亂之辭  
上天不罰無辜紂有聞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既滅  
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為天所立汝等殷士安  
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王若曰  
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周王文武也  
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紿於牧

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

之我不復有變。○復我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

動自乃邑。○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

先勤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予亦念天即于殷

大戾肆不正。○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

以紂不能正身念法。○王若至不正。○正義曰周公

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天有命命  
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已滅殷



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已之適周不  
更適他也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變改又  
追說初伐紂之事我其為汝言曰惟汝殷紂大無法  
度故當宜誅絕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  
汝其亂從汝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所以  
誅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  
周王至血祀○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  
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為神而勤奉事之  
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傳**天有至傷士  
○正義曰以周王奉天之故故天有命命我周使割  
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紂柴於牧  
野告天不頌其傷士是也前敵即服故無頌其傷士  
師以正行故為告正武成正告功成無害即是我  
不頌傷也頌兵者昭十五年左傳文頓折也○**傳**我  
亦至念法○正義曰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  
若使天不命我我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為大惡上天  
命我我亦念天所遣我就殷加大**王曰猷告爾多士**  
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傳**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汝未達

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非我一人奉德

**不康寧時惟天命****傳**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

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惟爾知惟殷

**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傳**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

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今爾又曰夏迪簡在

**王庭有服在百僚****傳**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

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人

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傳言我周亦法殷

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予

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傳惟我循殷故事憐

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傳王曰猷至天

又言曰我以道告汝衆亡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

故其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

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

然汝既無違我我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

怨汝既來遷當爲善事汝所親知惟汝當先人往

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察省知

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任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臣道

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

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故我敢求

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傳○

道至論汝○正義曰猷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也

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辯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

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洛邑

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爲居

西也傳○及無至怨我○正義曰周既伐紂又誅武

庚殷十有餘年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戒之

不知無違朕者謂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

言我周亦法殷

將任用之予

惟我循殷故事憐

命○正義曰

王曰猷至天

是以汝未達德義之

我之徙汝非

是惟天命宜

於我見

汝當先人往

汝當察省知

汝當先人往

汝當察省知

汝當察省知

汝當察省知

汝當察省知

汝當察省知

汝當察省知

汝當察省知

汝當察省知



言非經中肆遷汝來西者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  
誅我罪咎是惟天命也

大降爾四國民命傳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

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天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我乃

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享臣我宗多遜傳四國君叛

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

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示周多為順道此說志反註

同遠于疏王曰多士至多遜正義曰王復言曰眾

萬反疏十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

國民命氏之件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由

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打天罰汝等遺餘當教之為

善故我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

宗周多為順道冀汝相教為善求不為惡也。昔

我至國君正義曰金勝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

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不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

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以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

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之下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

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以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

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以君為命故民命謂君也

天下汝民命謂誅四國王肅云君為民命為君不

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四國至順道。正義曰天

之所罰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

乃所以明致天罰言非苟為之也返逆俱訓為遠今

移徙汝於洛邑今去本出遠也使汝遠於惡俗去

惡俗遠也此近涼節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為

順道所以致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

汝之性命也傳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

時命有申傳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

申戒之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傳今

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實外賓如字徐音

賓馬云却也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傳非但待

四方亦惟汝眾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為順事爾

乃尚有爾士爾乃尚寧幹止傳汝多為順事乃庶幾

還有汝本上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

爾克敬天惟界於爾傳汝能敬行順事則為天所與

為天所憐爾不克敬爾不帝不有爾士予亦致天之

罰于爾躬傳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

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啓始致反

篇於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

洛傳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其

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脩善得還本土有

幹有年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傳汝能敬則子孫乃起

從汝化而遷善疏王曰告至爾遷。正義曰王又言

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申戒由此

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為我惟以待四方無所

實外亦惟為汝眾士所當服行臣事我宗周多為順

事故也汝若多為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  
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敬行順事天惟  
與汝憐汝況於人乎汝若不敬行順事則汝不營  
不得還汝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  
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為我當聽汝還歸



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邑行善也汝能敬  
 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傳  
 今汝至有年。正義曰殷士遠難本鄉新來此邑或  
 當居不安為棄舊業故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所  
 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為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  
 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  
 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脩善得還  
 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  
 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為云爾乃尚有爾  
 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為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傳言汝眾士當是我

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疏王曰

攸居。正義曰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  
 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之。傳言汝  
 至居行。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  
 我勿非我既不非我我乃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當

無逸第十七

是行令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玄論語註云或之  
 有也亦或為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王  
 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周書

周公作無逸。傳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報。好乎

無逸。傳成王即位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疏中

人至無逸。正義曰上智不肯為非下愚戒之  
 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

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雖指戒成王  
 以為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

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傳成王至名篇。正  
 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為序多士君奭皆是成

王卽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卽政周公  
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卽以所戒名篇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傳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

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也傳先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傳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

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勤

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傳視小人不孝者

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亮反乃逸乃

諛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首之人無聞知傳小人之

子既不知父母之勞力為逸豫遊戲乃叛諛不恭也

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

知傳詭魚傳周公至聞知傳正義曰周公歎美君子

無逸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後乃謀為

逸豫如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

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為逸

豫其戲乃叛諛不恭既為欺誕父母矣不欺則又侮

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與君子如此相

反王宜知其事也傳歎美至者乎傳正義曰周公

意重其事故歎而為言傳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

以深感動之是欲深感成王故歎美君子之道君子

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

貴賤君子之念德不怠故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

君子且猶然而況王者乎言王者日有萬幾彌復不

可適豫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

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傳稼穡者所猶處也君子處

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田作雖苦不得為寒耕熱耘



沾體塗足是稼穡為農夫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  
稼穡之艱難乃可謀其逸稼穡之家給人足乃得思慮  
不勞是為謀逸也此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  
所依枯言小人依枯此稼穡之難治心之逸也君子  
句言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者君子之事勞心  
與形盤于遊畋形之逸也無為而治心之逸也君子  
無形逸而有心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  
母勤苦艱難勞於稼穡○正義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  
子謂已自然得之乃不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子者  
聞知○正義曰上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子者  
小人之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稱躬為稼穡是賤者  
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即上所視之小人  
也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已自然得富恃其家富  
乃為逸豫遊戲乃為叛謗不恭已足欺誕父母矣若  
不欺誕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者之人無所聞知言其  
罪之深也論語曰由也謗謗則叛謗欺誕不恭之貌  
昔訓父也自今而道遠久故為古者之人詩云召彼

故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太戊也殷

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言大

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嚴如字又魚檢治民

祗懼不敢荒寧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

直吏肆中宗之享而七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得

壽考之福周公下五年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

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恪貌

恭心敬畏天命用治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

安故中宗之享而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  
得歷年長也○成王至攝宗正義曰中宗廟號  
太戊王名商自成王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  
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

故稱中宗。言六至法度。正義曰：祭義云：嚴威嚴恪，故引恪配嚴。如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

人。武丁其父小乙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

人出入同事，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武丁

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

著。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喪則其

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

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于

小大之政，久無是有怨者，言無非肆。高宗之享國五

十有九年。高宗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求年。

其在至九年。正義曰：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又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為太子起，其即王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莫不得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武丁其至同事，正義曰：舊父也在即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其父小乙使之，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為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為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武丁起至行者，正義曰：以上言父勞於外，為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



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長說此經不言之意也○在喪至自安○正義曰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群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為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為善事計應畧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善謀至無非○正義曰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為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群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其

**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傳湯孫太甲為王不義

又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

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傳在桐三年思集用

光起就王泣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

於眾民不敢侮慢惇獨傳肆祖甲之享國

三十有三年傳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

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

其功故稱祖疏其在至三年○正義曰其在殷王

為王父為小人之行伊尹廢諸制起其即位之於

是知小人之所依依於仁政乃能安順於眾民不敢侮鰥寡惇獨故祖甲之享有殷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湯孫至之桐○正義曰以文在

高宗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詳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為王不義謂湯初崩父為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言其發而復興為下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甲為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其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父為小人紇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發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在桐至厚獨○正義曰在桐三年太甲序文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公劉之遷豳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意蓋言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即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仁政故能施行政教安順於眾民不敢侮慢厚獨釋寡之類尤可憐政特言之○太甲至無祖

正義曰傳於中宗云

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各順其文而為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為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未必祖其功而存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傳從是三王各承其廟也

**難傳**言與小人之子同其故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之從傳**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注○耽丁南反下同樂音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傳**以耽樂之故從是其

洛注 下同



後亦無有能壽考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

三年傳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自時

年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

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

而為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

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

戒成傳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王也傳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

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傳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

以知稼穡之艱難本如字馬微柔懿恭懷保小民

難本作俾使也

惠鮮鰥寡傳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

民安之又加惠心鮮乏鰥寡之人鮮息淺自朝至于

日中昊不違傳食用咸和萬民傳從朝至日昃不暇

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吳音則本亦文王不敢

盤于遊田以燕邦惟正之供傳文王不敢樂於遊逸

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俟待之故音恭文

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傳文王九十七而終

製 復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敢者順時蒐狩不為取樂故不敢非時田獵以為樂  
 耳。禮記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  
 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  
 之年故為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  
 為中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  
 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  
 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以皆待王命受先君  
 之命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也。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  
 命嗣位為君不言受王命也。王皆戒之則其無淫于觀

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傳所以無敢過於

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

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

愆傳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

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愆起虔反夫音扶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傳以酒為凶謂之

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况付

反疏周公至德哉。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

觀望過於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

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己身以供待萬民必

當早夜恪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

為耽樂者非民之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

若足之亂國政也當於德哉殷紂藉酒為凶以酒  
 受之迷亂國政也當於德哉殷紂藉酒為凶以酒  
 為德由是喪亡殷國王當於德哉殷紂藉酒為凶以酒  
 繼從至戒之。正義曰先言繼者謂繼此後人即從

今以後嗣世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傳所以至之故。正義曰：傳意訓淫為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考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為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蕩田，謂田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於以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傳無敢至過矣。正義曰：無敢自謂事不寬不暇，而以爲原王之意，而爲辭，故言曰：耽以爲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日止也。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教民當格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有愆過矣。戒王不得如此也。○傳以酒至如之。正義曰：酌從酒以凶爲聲，是酌爲凶。酒之名故以酒爲凶。謂之酌，酌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酌酒爲德飲酒爲政，心以凶酒爲德，紂心迷亂，以酌酒爲德。飲此亡殷戒，王無如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

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傳歎古之君臣雖君

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民無或胥

壽張爲幻。○傳講張詐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

相欺詐，幻惑也。○傳九况反。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

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傳此真不聽中正之君人

乃教之以非，云乃變亂先王之正，云至于小大，無不

變亂言已有以變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

祝。○傳以君變亂正法，民三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

詛祝言皆意其也。○傳高公至，詛祝。○正





曰我聞人之言曰古人之言曰善道相安順以美之無教者以方君臣相訓告以善道相安順以美之無教者以方君臣相訓告此故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非也數為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入乃教訓之以非法之事無不皆變亂之言變亂先王之三法三於小大之事無不皆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不則其口詛祝之言人惡之無已舉此以戒成王使之君臣相與養下民也。○團數古至義方。正義曰此章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闇之君知此言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與故知兼有臣良更相教告隱三年左傳石碯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故知相教誨者使相教誨以義方也則知相訓告者告之以善道也相保惠者相安順以美政也。○團講張至惑也。正義曰講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形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即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團此其至致之正義曰上言唐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者是不聽

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知此則訓之者是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開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聞君所任同已由已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已身有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已有致上之言胥此不言者言任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教為惡故不言胥也。○團以君至其上。正義曰君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忿恨必起故民忿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詛祝言皆慮上而為此也違怨謂違天命而怨其身詛祝謂言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周公曰嗚呼自殷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臨智明德以臨下厥或告之曰小人怨

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云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

則大自敬德○增脩善政○厥愆曰朕之愆允若

時不帝不敢含怒○其人看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信如曰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含怒以罪

之言常和悅○善惡相反更迷二者之行周公言

而歎曰嗚呼自叔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此四人者皆昭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有告之曰

小人怨恨汝罵言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德更增脩

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則

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言以自改

悔言寬弘之若○是○傳其有至善政○正義曰釋

云皇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脩善政也劉玄

以皇為假言寬假自敬王肅本皇作况况滋益用敬

德也○謂其人至和悅○正義曰或告之曰小人然

汝詈汝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愆也民有

愆過則曰我過不責彼為虛言而引過歸已者湯所

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詈小人聞

之則含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含怒以罪

彼人乃自願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鄭玄云不

但不敢含怒乃欲聞之○此厥不聽人乃或譁張為

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之君

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臧胡

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

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亂罰無罪

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



則天下同怨繼之叢聚於其身○叢才  
曰此其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為幻惑以告之曰  
小人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知是信讒  
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審虛實不能寬緩其心而  
徑卽含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無罪殺無辜罰殺欲  
以止怨乃令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  
聚於其身言褊急使民之怨若是教成王勿學此也  
○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為君之道謂不審察虛實也  
不寬緩其心言徑卽含怒也王肅讀辟為周公曰嗚  
辟扶亦反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

###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保太保也師太  
氏皆大夫官相音息元反左右馬召公不說周公作  
云分陝為二伯東為左西為右

### 君奭

君奭傳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

名篇○說音悅召公至君奭。正義曰成王  
師輔相成王為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  
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已意以告  
召公史敘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  
師太傅大保茲惟三公則此為保為師亦為三  
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  
保安王身言其實為左右爾不為舉其官名故  
不言太也經傳言武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此  
言周公為師蓋六公應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

蓋畢公為之於也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  
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為召公不  
說故先言召公之官位為次也案經周公之  
言皆說召公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公之  
留也故鄭王誓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  
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  
而不說者以周公留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  
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作  
君爽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去成王既幼周公  
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爽此篇是致政  
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為說  
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為周禮師氏  
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魯尊  
之至名篇。正義曰周公呼為君爽是周公尊  
之曰君也爽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十四年左  
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爽者則召  
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爽與周同姓  
姬氏燕周曰周之支族燕周考校古史不能知

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為文  
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  
豐為一當召公於中以為十六謬矣此篇多言  
先世有大臣輔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爽以  
告之故以  
君爽名篇

周公若曰君謂傳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

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傳言殷道不至故天

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

音的弔我不敢知曰厥基未孚于休若天棐傳廢典

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

所以國也棐音匪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傳**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

**疏**周公至不祥。正義曰周公留在王朝召公不說

故天下喪亡於殷既墜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

矣今雖受命貴在能終若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

以為監戒我不敢獨知殷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

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輔其誠信所以有國此亦

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

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也。廢興至以國。

正義曰孔以召誥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

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

不敢獨知是君與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

亡言與君與同知舉其殷興亡為戒鄭玄亦然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歎而言

曰君也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

敢不留。音以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言君

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勤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惟

人在我後嗣子孫太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

不知。惟眾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

天地絕於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於葛

反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天命不

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

可不慎。易以故反注。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

曰。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我今小子旦

言異於餘臣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

我童子童子成王

**疏** 嗚呼至冲子。正義曰周公又

也既歎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

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

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

闕惟今天下眾人共誠心存我後嗣子孫觀其政

之善惡若此嗣王大不能恭承上天下地絕失先王

光大之道令使眾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

知何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

則去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

墜失其王命不能維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

人先王之業恭奉其明德也正在今我小子且周

公自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佐王非能

有所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

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也。

歎而至不留。正義曰歎而言曰嗚呼君已已是以

聲之辭既呼君更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

留以其意不說故令是我而勿非我我不敢安於上

天之命孔意當謂天既命周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

我當成就周道故不敢不留

寧主德延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

文選

傳

又

受

曰

至

受

曰

受

曰

受

曰

受

曰

受

曰

受

曰

受

曰

受

曰

受



蕭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習，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言寧王者，公曰：君爽，我聞在昔成湯既即文王也。鄭王亦同。

**受命傳** 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

**天傳** 尹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音至。在太甲時

則有若保衡傳 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為保衡

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在太戊傳 太甲之孫時，則有

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傳 伊陟臣扈率

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

治王家言不及二臣。敏。反。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傳** 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

巫氏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傳 高宗即位，甘盤佐之

後有傳說。音說。公曰：君爽至甘盤。正義曰：言時

謂如此伊尹，其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湯是殷之

始王，故言在昔既受命，且其為天子也。以下在太甲

在武丁亦言其為天子，時有如此臣也。成湯未為

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

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也。變其文

爾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

尹一人也。異特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

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

上帝，則其特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

賢其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伊尹

擊至太平。正義曰：伊尹名擊，諸子傳記多有其文

功至大，天猶亮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傳太

甲至取平。正義曰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  
大臣惟有伊尹知即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  
我先王治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爾為烈  
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即伊尹也詩  
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保衡也言天  
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衡也言天  
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也孔以  
太甲云嗣王不惠於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  
也。○**傳**太甲之孫。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  
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  
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  
小甲太庚弟雍己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  
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  
父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為太甲之孫也  
○**傳**伊陟至二臣。正義曰伊尹格于皇天此伊陟  
臣也云格于上帝其事既同如此二臣能率循伊尹  
之職補佐其君使其君心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亦不  
隕隆也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君



疑至臣意則湯初有臣意已為大臣矣不得至今  
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  
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龜事湯而又事太  
戊也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又王家則巫咸亦是  
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云  
及彼二臣。○**傳**祖乙至巫氏。正義曰殷本紀云  
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  
乙立則祖乙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  
家亦祖其功實是成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祖為  
巫為氏也。○**傳**高宗至。正義曰說命篇高宗  
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於荒。○**傳**高宗  
前已有其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傳**高宗  
其盤佐之其盤卒後有傳說。○**傳**高宗  
惟數六人不言傳說者周公意。○**傳**高宗  
惟茲有陳保又有殷以殷禮陟配人為歷年之傳

伊尹至其盤六臣佐其君備惟此是書伊尹之功



安治有殷故殷禮能配八享則又身多居立升天

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身也

王命使商家百姓曹賈皆共禮國

其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國

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國

國多歷年之次所使商之大佑助其國

家富實百姓為令使商之百姓國

也。言伊至年所。正義曰。訓補也。國

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為臣之道國

其君故有陳列於世以安治有殷國

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國

謂之升為天子是也。享國義長多國

般禮至禮節。正義曰。殷能以禮配國

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國

豐實家給人足管子。衣食足知榮辱國

節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傳自湯至武丁

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

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領反

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傳王罔秉德憂臣

况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

君事亦反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傳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

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疏王人至是孚。正義曰

上所說成湯太甲大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小臣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蕃

昇侯甸之服王恐臣之不賢尚以為憂况在臣下得不皆勤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推求有德者舉之用治其君之事乎若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不亦當如此也○信之賢臣助心致使大治我留不去人猶君人也無不待立業謂持人君之德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得人則事業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也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王猶至君事○正義曰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莫急於得人故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臣能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况其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至信之○正義曰禮天子自用治其君事也○禮一人也君臣務求有德與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

君與



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有驗

言如是則**公曰**石萌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

滅威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

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

厥亂明我新造邦傳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

滅亡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

成國矣公曰君爽天至造邦○正義曰周公呼召

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

亡而加之以威今汝爽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

平至者滅亡以此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



以明我新成國矣。○傳言天至以威。○正義曰格訓  
至也。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也。言不弔謂道  
有不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有平  
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則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  
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安而  
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不治  
故天滅亡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  
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為兼言君臣。注云殷  
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  
良臣也。鄭注以為傳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與孔不  
同。○傳今汝至國矣。○正義曰上句言善者興而惡  
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明道念上二者。故言今  
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及是者。滅亡念此。以為法戒  
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不傾壞。若能如此。其治理足  
以光明。我新成國矣。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未多  
對殷而言。故為新國。傳意言不及臣。周公說此事者  
蓋言興滅由人。我欲  
輔王使為平至之君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

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傳在昔上天割制其義

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勤德以受命

○重直用反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

若閔天傳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

惟賢臣之助為治有如此號閔閔氏號國叔字文王

弟天名○號寡白反徐公伯反閔音宏天於表反徐於驕反有若散宜生有若

泰顛有若南宮括傳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

凡五臣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疏公曰

至厥躬。○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奭在昔上天斷割  
其義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

卷之六 三十一

文王能成大命於其身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勤德以  
受命。○在昔至受命。正義曰文王去此未久但  
欲遠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父遠言之割制謂切  
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者文王  
既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天之意故其  
能成大命於其身正謂勤行德義以受天命。○文  
王至夫名。○正義曰文王未定天下庶幾能脩政化  
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屬已之諸國也信五  
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為文王之  
弟饒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閔散  
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也。○散泰至之任  
○正義曰詩絲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禦  
侮之臣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  
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云疏附使  
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  
臣經歷言五臣之名故知五臣佐文王為此任也此  
四事者五臣共為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不及  
呂望者太師然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入王蔑德降于國人

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

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

佐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

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

命哉

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

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  
○見賢遍反注同冒莫報反下同馬作勗勉也聞音

問或疏又曰至命哉。正義曰文王既有賢臣五人  
如字疏又復言曰我之賢臣猶少無所能往來五人



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下政令於國人  
 德政既善為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惟為天所大佑  
 明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文王德如此者乃惟是五人  
 明文王之德使然也五人能明文王德使蹈行顯見  
 覆冒下民聞於上天惟是我所以留輔成王。有命哉  
 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成王。有命哉  
 至良佐。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為文王之  
 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臣既少  
 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賢之  
 深不知厭足也迪道彝法也蔑小也小謂精微也而  
 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用此精微之德  
 下教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以見成王須輔  
 佐之甚也鄭玄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文王沒  
 亦云蔑小也。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統叔先  
 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統叔先  
 死故曰四人。亮。反。息。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傳**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惟茲四人

**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

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武王至稱德。正義曰

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下之祿其

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罰皆與共殺其強敵謂

共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此四人盡舉行武王之德惟

武王亦得良臣之力。文王至四人。正義曰文

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三年方始殺紂文王沒武王立

謂武王初立之時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武王蹈

有天祿初立則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紂也  
 統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  
 先死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王時統叔等有  
 死者餘四人也。惟此至其德。正義曰單盡稱  
 舉也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人之力言此四

人大盡舉行  
武王之德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  
其濟小子同未  
在位誕無我責  
傳我新還政令任重

在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  
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  
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

留收罔勗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

有能格傳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

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為之我周則鳴鳳不

得聞况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疏今在至能格○正

還政成王今任之重者其在小子之身也我不能

同於四人輔文武使有大功德但苟求救溺而已譬

如濤於大川我往與汝  
其共濟渡小子成王用心

輔罔同於成王未  
在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人明德

我當與汝輔之汝大無  
非責我之留也我留與汝輔

王者欲收教無自勉力  
不及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

而老成德之人不降意  
為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

不得聞知况曰其有能  
格於皇天者乎○我新至

我留○正義曰周公既  
已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

言今任重在我小子旦  
是周公之責以嗣子劣弱故

得人若其不能負荷仍  
是周公之責以嗣子劣弱故

言今任重猶在我小子  
旦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

佐成王業我不能同於  
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弱而

已詩云泳之游之左傳  
稱闔敖游浦而逸則游者入

水浮渡之名警若成王  
在大川我往與汝其同共

濟渡成王若云從此向  
川故言往也○今與至天

乎○正義曰王朝之臣  
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輔成

王者正欲收斂教誨無  
自勉力不及道義者當教之



君

書

三十四

陳



能如伊尹之輩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其  
也經言者造德不降者周公以已年老應退而留因  
即傳言已類言已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  
不肯降意為之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  
不得聞則鳳是難聞之鳥必為靈瑞之物故以鳴鳳  
為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  
阿之篇歌成王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  
鄭云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  
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  
則周公言此之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  
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  
致鳳故以鳴鳳況之格天案禮器云井中于天而鳳  
皇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  
於天鳳皇乃降此以鳴鳳易致況格天之難者乎記  
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為公曰鳴  
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公曰鳴  
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  
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告君乃猷裕  
我不以後人迷

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  
公曰鳴呼至人迷  
其當視於此請視此朝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  
天之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  
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  
可法我不用使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告君  
至教之○正義曰猷訓為謀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故  
當以寬饒為法我留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惑怪  
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鄭云召公不  
說以寬裕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

謀於寬裕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

**極傳** 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為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為

汝民立中正矣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天命**傳**汝

以前人法度明勗配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

**文王德不承無疆之恤****傳** 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

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疏** 公曰前至之恤。正義曰

其乃心制法度乃悉命汝為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

之法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

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

易可遵行也惟文王聖德造始周邦為其子孫欲令

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輔。汝以

前人至正矣。正義曰勗勉也。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

至而已。正義曰勗勉也。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

人法度明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

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為行公曰君告汝朕允**傳**告

汝以我之誠信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傳** 呼其官而名之勗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

否言其大不可不戒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

予惟曰襄我二人**傳** 以毀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

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

道而行之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





福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傳其汝

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

是疏公曰君告至丕時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

喪其汝必須能敬以我之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太保

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慎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天

德可畏言天命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

若此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

之汝所行事舉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

也汝所發言常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

日日滋益至矣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

受之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俊之人在於禮讓則

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傳言汝至多福正義曰

動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

言非文武道則不言鳴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傳

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

政美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

俾傳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

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疏鳴呼至率

曰周公言而數曰鳴呼我厚輔是二人之道而行之

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事常不懈怠則德

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其民無不循我化

可臣使也戒召公與朝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

惟用閔于天越民傳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

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思勉於天道加於民疏公曰

君予

至越民。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我不徒惟順如此  
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親行之我惟用勉力自強  
勉勸躬行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公曰嗚呼君惟

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傳惟汝所知民德

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

以慎終。鮮息。祗若茲往敬用治傳當敬順我此言

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公曰嗚呼至用治。正

曰嗚呼君惟汝知民之德行亦無有不能其初惟鮮

能其終言之雖易終之實難恐召公不能終行善

政故戒之以慎終汝當以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宜

敬用此治民職事戒之使行善不懈怠也。傳惟汝

至慎終。正義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凡民

之德無不能其初心能有終者凡民皆如是有終則



惟君子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善故戒召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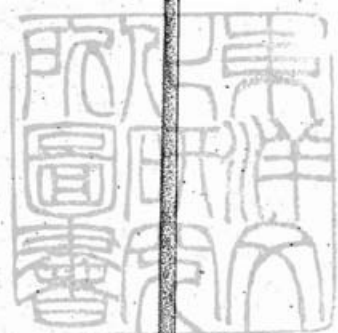
以慎終也。鄭云召公是時。憲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

德以凱切之。



尚書註疏卷第十六







所  
藏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